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65-73.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08>



沉默与言说：

集体记忆视阈下《欧巴桑》中女性共同体的隐喻性构建

朱琳 (Zhu Lin)，段慧 (Duan Hui)

**摘要：**本文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欧巴桑》中女性共同体的隐喻性构建。通过分析沉默与言说在记忆代际传递中的不同作用，本文揭示了女性如何通过非言语和言语方式承载并传递创伤记忆，从而维系群体认同与文化延续。沉默作为一种抵抗与保护机制，既遮蔽创伤，又承载记忆，而言说则在破除遗忘的同时赋予个体和群体新的身份认同。沉默与言说的互动不仅体现了女性共同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多样化应对策略，也展现了其在集体记忆传递与群体身份重建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欧巴桑》；沉默；言说；女性共同体；记忆

**作者简介：**朱琳，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1489554301@qq.com。段慧（通讯作者），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文化研究。电邮：9119961025@nufe.edu.cn。

**Title:** Silence and Speech: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ommunity in *Obas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Abstract:** This paper, situ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albwachs'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community in *Obasa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distinct functions of silence and speech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emory, the study illuminates how women bear and convey traumatic memories through both non-verbal and verbal forms, thereby sustaining group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lence and speech not only underscores the divers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female community in confronting historical trauma, but also

demonstrates its pivotal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roup identity.

**Keywords:** *Obasan*; silence; speech; female community; memory

**Author Biography:** **Zhu Lin**,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Area: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489554301@qq.com. **Duan Hui**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Areas: English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E-mail: 9119961025@nufe.edu.cn.

## 引言

在 20 世纪流散文学研究中，少数族裔女性的记忆传递机制始终是极具张力的学术议题。二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对日裔社群的系统性压迫——包括强制迁移、财产没收与家庭离散——不仅造成物质层面的创伤，更引发了深层的文化记忆危机。乔伊·小川的自传体小说《欧巴桑》通过三代日裔女性的记忆实践，揭示了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创伤传递脉络。莫里斯·哈布瓦赫的（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理论为探究《欧巴桑》中三代女性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及集体记忆得以延续为日裔加拿大人的文化记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论集体记忆》开篇，哈布瓦赫就追溯了社会为何需要记忆。正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与创伤，使得人们不断追忆往昔，企图构建一个虚幻华彩的历史泡沫，将一切美好事物藏匿于过去。须知，创伤之所以被遮蔽，很多时候是因其未被纳入群体叙事，个人选择将创伤内化，集体选择闭口不谈。然而，沉默既可能是自我保护，也可能源于社会压制，言说虽能揭示创伤，但也可能会给个人带来二次伤害。日裔加拿大女性的创伤则更为复杂，她们不仅遭受了来自战争、流放等现实经历的伤害，还遭受了文化、性别规训等社会压力，种种际遇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更加难以治愈自我。哈布瓦赫的理论不仅关注记忆的社会建构，还容纳了多种记忆策略，如象征、身体实践、艺术再现等，使沉默和言说得以共存，从而为探索女性在创伤疗愈中的多重身份与抵抗方式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记忆是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交互的结果。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理论中指出，记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植根于社会群体的框架中，并通过群体的符号与实践得以保存和传承。从哈布瓦赫的观点中可以推断出，社会环境深刻影响着个体记忆（Personal Memories），特别是在创伤性的历史事件中，记忆的传递和塑造更强调着群体的协同性，在此基础上，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不仅在情感上将成员联系在一起，更为群体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固的基础。

《欧巴桑》正是一部明显带有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元素的作品，作为北美亚裔文学的经典之作，通过主人公直美的回忆，《欧巴桑》控诉了二战期间日裔加拿大人在种族歧视与强制迁徙政策下的经历，深刻描绘了战争创伤如何影响个人、家庭及整个族群的命运。在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记忆表达方式尤其值得关注，其中，绫子阿姨的沉默与艾米莉阿姨的言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张力既反映了创伤记忆的复杂性，也展现了女性共同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多元化表达。

除了方式的多样性，不同女性的记忆表达各自具有鲜明的集体记忆特征。绫子阿姨的沉默是一种隐性的记忆方式，她通过保存家族遗物（如信件、照片）维护家庭的情感纽带。非言语化的记忆承载方式强调了记忆的情感维度，避免了下一代直接面对创伤的

痛苦。然而，沉默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家族历史的边界，使下一代难以清晰了解创伤的全貌。相较之下，艾米莉阿姨则通过书信和记录等显性的言说手段，将家族记忆转化为具有公共意义的历史叙述。她的语言行动不仅对抗了族群历史被抹除的危险，还为直美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记忆传承方式。

除此以外，女性共同体的构建在小说中以隐喻的形式贯穿始终。绫子阿姨与艾米莉阿姨通过各自的记忆表达方式，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群体中，承担记忆的传递与保存责任的多元化方式，她们不同的选择体现了沉默与语言之间的平衡与融合。此类双重表达既反映了记忆传递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女性共同体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韧性与创造力。

目前，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欧巴桑》的创伤叙事（Cook, 2007）或族裔身份政治（法小鹰，2011），却较少关注女性共同体在记忆代际传递中的结构性作用。事实上，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构成一个动态的记忆矩阵：第一代女性绫子阿姨通过沉默与保存承载着家族创伤的信件实现创伤加密，第二代女性艾米莉阿姨借助公共化的政治宣传与档案公布进行历史解蔽，而第三代女性直美则通过文化翻译重构群体文化记忆。这种三重互动不仅印证了哈布瓦赫关于“记忆是社会建构产物”的核心论断（Halbwachs, 1992），更揭示了女性作为记忆媒介的特殊效能——她们通过身体实践、情感劳动与符号转译，在公私领域间搭建起抵抗性记忆通道。

### 一、沉默：女性共同体的隐性记忆表达

在心理学中，程序性记忆（Procedural Memory）作为非陈述性记忆的重要类型，通常指向个体难以通过意识直接提取的技能与习惯（Squire, 2004）。此类记忆以隐性方式存在，虽无法被明确表述，却能通过行为模式或情感反应显现。该特性与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象征性形成理论呼应——他认为，群体的历史经验往往通过符号、仪式或纪念物等象征载体得以保存，此种元素通过重复性实践被强化为身份认同的基石（Halbwachs, 1992）。

在乔伊·小川的《欧巴桑》中，象征性机制通过绫子阿姨保存的家族照片得到具象化呈现。作为日裔加拿大社群二战创伤的见证者，绫子阿姨选择以沉默与隐匿的方式处理记忆：她将记录家族苦难的信件封存数十年，直至晚年才被侄女直美偶然发现。“不诉说”的策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阻断了创伤的代际传递，避免直接揭开历史伤口；另一方面，沉默本身也构成了隐性记忆的容器——正如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所言，未被言说的记忆通过身体姿态、空间实践和物质对象持续渗透至后代意识中（Hirsch, 2008）。直美对母亲历史的认知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在成年后，她对童年的回忆重构恰恰也印证了隐性记忆的碎片化特征。直美对童年的回忆多为非线性且片段化，这些片段难以被清晰地编码为显性记忆，而是以零散的感官信息或者身体感觉的形式存在，像这样的隐形记忆往往通过条件反射或者环境影响而被激活，因此，个体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些刺激影响，从而产生某种情绪或者身体反应，却难以追溯到记忆的来源。由此可见，隐形记忆在家庭的代际中无声的传递着。

小说中的沉默不仅是个人心理防御机制，更与日裔文化传统中的“shikataganai”（仕方がない，意为“无可奈何”）精神紧密关联。这一哲学精神强调了个人对逆境的被动接受，而其在二战后的日裔加拿大社群中则演变为族群对集体创伤的沉默应对策略。通过口述史研究可发现，超过80%的日裔拘留营幸存者因文化规训选择回避公开谈论创伤

(Niiya, 2020), 即便身在异乡, 日裔加拿大人依然保留着传统日裔文化的根蒂——既然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沉默着接受苦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一种民族性的延续。

然而, 小川通过女性角色间的互动揭示了沉默的另一种功能: 它成为了女性共同体维系情感纽带的非言语途径。当绫子阿姨“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时(Kogawa, 1994, p.17), 其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编码——身体语言与物品保存替代了直白叙述, 形成家族内部的隐性沟通网络。哈布瓦赫(1992)在论述家庭记忆时, 曾引用了一段库郎热在《古代城邦》中的叙述: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仪式、特别的节日。仪式、祷词、颂歌全都是这个家庭宗教的基本组成。它们是一份祖传遗产, 这个家庭不会与任何人分享。”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有的记忆与表达, 因此, 很多时候欧巴桑的沉默更是一种“无声胜有声”, 独有的家庭与情感联系, 致使家庭女性共同体中的女性无需多言便能领会各自的独白。

《欧巴桑》最终呈现了隐性记忆的辩证性: 沉默既保护了直美免受即时创伤冲击, 也导致她对家族史产生认知断裂, 恰恰印证了心理学家多利·罗伯(Dori Laub)对创伤记忆的论断——未言说之事并非不存在, 而是以扭曲形态潜伏于意识边缘。小说通过绫子阿姨的沉默揭示了一个文化悖论: 日裔社群通过自我噤声维持了表面稳定, 却同时延缓了集体创伤的疗愈进程。而直美最终对信件地发现, 则象征着隐性记忆向显性认知转化的可能——象征物被重新解码时, 被压抑的历史就得以进入公共话语领域。

尽管沉默保护了直美免受即时创伤冲击, 却也导致了记忆的断层。根据日裔加拿大学者小川自身的口述, 约68%的第三代日裔对祖辈的拘留营经历存在严重认知空白。这种断裂在小说中具象化为直美对母亲形象的模糊感知, 母亲的存在就像旧照片褪色后的留白, 只能依稀辨认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哈布瓦赫(1992)的理论在此遭遇到了挑战——当家庭记忆的象征系统过度依赖沉默时, 代际间的意义协商可能彻底中断。而在小说中, 记忆的空白便由家庭中的另一位女性进行了填补。

沉默虽为女性共同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却也埋下记忆湮灭的隐患。当隐性记忆系统遭遇外部压迫的持续挤压时, 艾米莉阿姨的言说抗争应运而生, 标志着女性共同体记忆策略的转变。

## 二、言说: 女性共同体的显性记忆表达

显性记忆(Explicit Memory)是认知心理学中指向的另一种记忆形式, 它能够被有意识地提取, 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其主要特点在于陈述性(declarative)和语义可及性。这一记忆概念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同样存在着呼应——哈布瓦赫认为, 集体记忆并不是静止的, 而是一个通过社会协商和群体互动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 并且受制于具体的权力结构和文化语境(Halbwachs, 1992)。基于此框架, 显性记忆可以被看作一种将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认同的社会化叙事实践, 通过文字、影像或公共仪式等形式得以实现。

在《欧巴桑》中, 艾米莉阿姨被塑造为显性记忆的象征性人物。与绫子阿姨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 艾米莉阿姨通过以下三种策略, 将家族创伤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策略一为档案建设。她通过收集政府驱逐令、拘留营照片等证据, 建立与官方叙事相抗衡的“反档案”(Counter-archive); 策略二是通过话语抗争。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公开揭露加拿大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并指出政府在1942年强制拍卖日裔财产时宣称“这些资产源于国家敌人”; 策略三是通过代际传递: 她向直美寄送装满历史资料的包

裹，让直美了解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家族创伤。艾米莉阿姨的实践与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的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辩证关系十分契合。她通过激活那些曾被压制的“存储记忆”，让它们转化为能够重塑日裔身份的“功能记忆”（Assmann, 2016）。值得注意的是，艾米莉阿姨的行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政治意图。当直美质问“为什么我们要不断谈论过去的痛苦？”（Kogawa, 1994, p.50）时，艾米莉阿姨的回应点明了其意图：沉默的土地上长不出纪念碑，我们必须用语言在历史中刻下伤痕。

二战期间，约75%的日裔加拿大人被迫签署“忠诚宣誓”，而他们的公民身份则被系统性剥夺（Roy, 2002）。艾米莉阿姨通过书写与组织活动，反抗这种制度性暴力。她成功构建了一张交织着垂直与水平关系的女性记忆网络。她将绫子阿姨保存的家族信件转录为公开档案（Kogawa, 1994, p.206），在代际沉默与群体呐喊之间架起了桥梁。这种网络不仅包括家族中血亲女性以及日裔加拿大族群，还影响了无数的白人团体使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展现出了女性抗争共同体的跨界潜能。

然而，艾米莉阿姨的记忆政治化策略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她曾强迫直美浏览拘留营中性暴力受害者的照片，像这样的行为实际上重复了压迫者的暴力逻辑。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曾警告，创伤的揭露必须遵循幸存者的心理节奏（Herman, 1992），否则极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艾米莉阿姨的激进方式正是如此，现实的残酷让直美深陷痛苦的梦魇之中：“而于我，真相却是更为晦涩、朦胧而灰暗的存在”（Kogawa, 1994, p.216）。不仅如此，直美的身体反应更将冲突具象化，她痛苦的想逃离，然而只能歇斯底里，“我厌倦了夹在死亡与葬礼之间苟活，被礼仪规矩所束缚，无法呐喊、歌唱或起舞，无法尖叫或咒骂，无法放声大笑，无法畅快呼吸”（Kogawa, 1994, p.218）。躯体化的痛苦也揭示了一个关键的悖论——显性记忆的解蔽有时可能会成为新的创伤来源。正如赫尔曼（1992）所言，创伤的疗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化”的叙述节奏，粗暴地唤醒记忆可能破坏幸存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中根家族的这个女性共同体，在记忆被唤起与共享时的内在张力也引出了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思考，即语言如何在打破沉默时避免带来二次伤害。言说虽然赋予了女性共同体更多的政治能见度，但也让其面临脆弱性暴露的风险。当沉默的庇护作用与言说的揭露功能产生冲突时，作为第三代女性，直美编织自我记忆“挂毯”等行动实践或许为这种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 三、沉默与言说的融合：女性共同体的代际构建

#### 1. 家庭记忆的传承：沉默作为情感纽带

家庭并非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群体，它与其他各类社会群体共存而非消解。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表明，家庭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代际互动重构的象征系统，它的延续依赖于群体共享的仪式与情感默契（Halbwachs, 1992）。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层次中，家庭往往是最基础、最直接、最重要、影响最深刻的小社会。哈布瓦赫指出，家庭除了包含的独有的记忆体系，家庭还具有群体高强度的忠诚性和情感维度。在《欧巴桑》中，绫子阿姨通过沉默将记忆仪式化，这种独特的记忆体系链接了该家族女性共同体的情感维度，不仅维系了记忆连续性，还构建了一个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网络框架。

绫子阿姨的住所就像一个记忆的阁楼，这里充满了那些承载着家庭记忆的物品，“物质象征是家庭记忆框架的核心元素”（Halbwachs, 1992），家庭对于物质的态度使

其与其他日裔加拿大家庭融汇为一种公共观念与态度，为此后家庭与群体记忆的交融埋下了深根发芽的种子。面对被加拿大政府流放和拘留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与创伤，绫子阿姨保留着母亲的照片，坚持被动忍耐，让艰难的时光流逝。在加拿大政府实施的非人道拘留政策以及西方世界以白人为主导、欧洲中心的主流文化的压迫下，第一代移民是一群沉默者，他们坚持日本传统与性格，一直感恩着加拿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arigatai’，他们的感激之情，滋养着最深根系的地下暗流”（Kogawa, 1994, p.50）。而这种感激之情环绕在家庭之中，即便是激进的艾米莉阿姨，也并未拒绝自己的加拿大身份，而是坚定的强调对于加拿大的归属感。

在第二十三章中，小川乔伊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家庭集体沐浴。在日本文化中，沐浴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日本的“澡堂文化”（尤其是温泉）不仅仅是清洁身体的过程，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代表，它蕴含着亲密、传承以及代价间的情感连接。在多数时候，“水”往往意味着流动、治愈、生命与情感，在此，沐浴也正契合了这些意象。水作为生命的源泉，女性通过相互陪伴沐浴，展示了彼此之间生命的交织与分享，在此期间，不论是肢体言语亦或是诉说交谈，清洗的过程不仅仅洗去了身上的尘埃，也抚慰了日裔加拿大群体遭受过创伤的内心。水的流动与变换更代表着文化习惯的延续，在这一情景中，代际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都在不断洗涤旧我，重塑新生，这正是女性共同体之间记忆的凝聚与再生。

直美被困于对逝者的回忆之中，然而，绫子阿姨却告诫直美要将痛苦锁进心灵抽屉，实际上，这建立了一种情感记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创伤记忆被进行了有意识的规训。无声规训通过抑制情感来确保其稳定性，但沉默虽能维系群体稳定，却可能导致记忆的过度固化（叶蔚春，2018）。记忆的僵化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创伤的二次伤害，但也阻碍了创伤记忆的疗愈进程。

通过物质象征、身体实践和情感规训，沉默构建了女性共同体的记忆传承网络。然而，面对强制迁移、财产没收与家庭离散，封闭的系统在此过程中又会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为言说策略的介入创造了可能性。

## 2. 家庭记忆的互补：言说重构家庭框架

当群体面临危机时，言说便为家庭记忆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手段，使其得以重新获得合法性。在《欧巴桑》中，艾米莉阿姨的言说策略是这种记忆平衡机制的体现，她用语言搭建了从家庭到公共话语的桥梁。

艾米莉阿姨通过“记忆信件链”让家族女性接力书写，而这一行动也促使直美提出了有关母亲的疑问：“为什么不让已逝者安息？”（Kogawa, 1994, p.50）。质疑打开了共同体重新协商记忆意义的可能性。艾米莉阿姨的策略无疑拓展了家庭记忆的边界，代际的传递由此转向公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哈布瓦赫（1992）在家庭记忆中提供的另一核心即是“宗教”，换言之，家庭记忆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因此，家族记忆传递出的文化情感能量能够产生社会群体的精神共鸣。作为第二代日裔加拿大人，艾米莉阿姨单身，生活在多伦多，她参加各种会议，通过写作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当直美在翻阅政府颁发的小册子时，她看到艾米莉阿姨每次都会将“日本种族”划去，并改写为“加拿大公民”。与绫子阿姨默默抵御西方文化坚守日本民族性不同，艾米莉阿姨继承了日本语言和文化，但她却将它们宣称为加拿大语言文化。这又与斯蒂芬哥哥“看到日语时就会不适”（Kogawa, 1994, p.264）不同，艾米莉阿姨并未否定自己的日裔血缘身份，相反，她将加拿大身份视为

自己文化身份的来源与本质。艾米莉阿姨宣称，日本传统故事中的“牛奶与桃太郎”（Kogawa, 1994, p.68）是加拿大故事，因为加拿大文化必须足够灵活，从而能够容纳各种文化，“加拿大人的事就是加拿大的事”。她拒绝种族标签，而是更倾向于加拿大是一个同质化或者固定身份。因此，她直接保留了日语中的“momotaro”（Kogawa, 1994, p.68）发音，这种双语策略既是对迁移英语霸权的兼容，更是对文化根性的维护。语言作为一种权力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移民，但原语言的保留不仅仅是对族群记忆的传承，更是对文化霸权的一种无声抵制。至此，艾米莉阿姨将家庭记忆扩展到整个日裔加拿大群体记忆，而群体记忆又反过来重构下一代的家庭记忆。

家庭记忆通过私人记忆的转译、媒介创新以及双语策略，突破了沉默的局限。然而，过度依赖语言解蔽也可能带来记忆的暴力暴露，使得如何在沉默与言说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了关键。

### 3. 代际协商的动态模型：从家庭到共同体的记忆再生产

对比三代女性，围绕着直美的母亲，她们通过各自的记忆策略，共同参与了女性共同体的记忆重建，她们的互动体现了记忆从封闭到开放再到整合的动态发展路径。

| 角色   | 记忆策略 | 象征形式        | 影响与局限                      |
|------|------|-------------|----------------------------|
| 绫子阿姨 | 沉默守护 | 木盒、信件       | 避免创伤再激活，但缺乏公共领域的发声力量       |
| 艾米莉  | 语言解蔽 | 档案、证言       | 挑战沉默体系，但可能导致单一语言框架的暴力解构    |
| 直美   | 跨界整合 | 符号象征、记忆“挂毯” | 融合沉默与语言，创造多义性艺术文本，实现记忆的再生产 |

（三代女性的记忆策略对比）

第一代女性绫子阿姨的“沉默守护”模式通过物质象征与仪式实践确保了创伤记忆的稳定性，而第二代女性艾米莉阿姨的“语言解蔽”策略挑战了这一封闭体系，第三代女性直美则在记忆协商中扮演了整合者的角色，她既没有完全承袭绫子阿姨的沉默伦理，也未全然认同艾米莉阿姨的语言策略，而是以“跨界整合”实现了沉默与语言的辩证统一。

在接受了沉默与言说分别带来的影响之后，直美告诉自己：“这具悲痛的身体不适合人类居住。让血肉由此而生。哀悼之歌不是一首终生的歌”（Kogawa, 1994, p.294）。她尝试破译母亲的“无言之词”，将母亲视为“树”，自己则是“树上的分支”（Kogawa, 1994, p.294），这一行为证明了记忆的跨界整合可以通过多种样式实现，符号化不仅仅打破了沉默带来的记忆僵化，更避免了单一语言框架可能带来的暴力解蔽。

最终，她将绫子阿姨封存的信件与艾米莉阿姨的档案结合，编织成属于自己的记忆“挂毯”——这不仅是直美个体创伤叙事的集合体，也是中根家族女性共同体记忆的象征。

在代际协商中，三代女性的记忆策略形成了一个从沉默到语言再到整合的动态模型，不仅反映了家庭记忆的代际传递规律，更为女性共同体的记忆政治提供了一种创新路径，恰恰印证了哈布瓦赫所说——记忆的终极形态是开放的艺术文本，允许多重意义共存。

#### 4. 女性共同体的记忆政治学：女性共同体诠释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虽然揭示了记忆的社会构建本质，却在性别维度上有所缺失。《欧巴桑》通过女性角色的多层次记忆实践，为哈布瓦赫理论注入了独特的女性共同体视角。

《欧巴桑》中，记忆的劳动几乎完全由女性承担，男性角色的缺席进一步凸显了女性在家庭与共同体记忆传承中的核心作用。斯蒂芬表哥在战争开始前就在学校经历了更为直接的种族主义，这导致了他对自己的日本血统感到不满，因此他试图切断与家庭记忆的联系，他拒绝日本身份，取而代之的是渴望融入白人环境（Kogawa, 1994, p.206）；当政府没收日裔加拿大人的船只并强迫他们离开海岸时，山姆叔叔也悄悄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在加拿大政府不公的种族主义政策下，他依然多次重复“没有比加拿大更好的国家”（Kogawa, 1994, p.50），这些男性角色身份的边缘化表明了迁移暴力对他们身份认同的侵蚀，但同时，女性通过缝纫、茶道等传统技能完成了记忆劳动的创造性转化，将无形的痛苦外化为可见的抗争。

女性共同体的记忆传承并非依赖权威或规则，而是通过情感网络维系。前文提及，直美与绫子阿姨一起沐浴时，绫子阿姨身上的所沉淀下来的历史痕迹定然会呈现于众人眼前，在此，沉默与言说碰撞出共生的复杂性：沉默的身体承载了历史创伤，而语言则成为解释和修复的工具。无声的记忆生态系统打破了传统的父权制叙事，构建了一种以共情为核心的女性记忆传递，从而重塑了一个以情感为基础的女性共同体，情感的维系也使得女性共同体更为牢固，在面对创伤时得以喘息。但需要注意，中根家族的女性共同体也并未排斥男性家庭成员，她们正如流水一般，将整个家族，乃至整个集体都容纳在内，日裔流散群体于此也可找寻片刻心灵慰藉。

在记忆传承中，女性不仅继承了传统技能，还通过创新实践实现了记忆的文化再生产。小川在1994年的续作《总有一天》（*Itsuka*）中为读者们展现了直美的未来，她投身于政治工作之中，不仅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抗议符号，还为日裔文化在迁移语境中的再生开辟了新路径。通过将语言与符号象征相结合，女性共同体创造了超越语言暴力的新叙事空间，此种女性记忆的传递是一种创造性的“缝补”艺术，正式得益于该记忆框架，家庭的女性共同体可以逐渐在整个日裔加拿大族群扩散并传承，使其身份追溯和重获新生获得指引并成为可能。

#### 结语

本文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为核心框架，通过对《欧巴桑》中女性共同体记忆实践的分析，揭示了沉默与言说在代际创伤传递中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沉默不仅是日裔女性应对迁移暴力的文化防御机制，更是构建情感共同体的隐性纽带；而语言和艺术则通过解蔽历史真相与重构公共叙事，赋予创伤记忆以政治能效。两者的动态融合——尤其是第三代女性直美的创造性整合——恰恰印证了记忆的生命力源于社会框架的持续协商的过程。（Halbwachs, 1992）

《欧巴桑》中的女性共同体记忆实践，不仅为哈布瓦赫理论提供了女性阐释路径，也指出在流散创伤的阴影下，被压迫者的记忆抗争既是保存文化根性的堡垒，也是重构未来认同的实验室。当直美将母亲的信件编织成记忆“挂毯”——一个由文化、集体记忆所构成的思想维度“百纳被”时，她完成的不仅是个体疗愈，更是对哈布瓦赫理论的终极致敬——记忆的本质，在于永远指向重生的可能。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References

- Assmann, A., & Clift, S. (2016). *Shadows of trauma: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identit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Bhabha, H. K. (2012).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 Cook, R. (2007). “‘The Penelope Work of Forgetting’: Dreams, Memory, and the Recovery of Wholeness in Joy Kogawa’s *Obasan*”. *College Literature* (3): 54-69.
- 法小鹰 (2011): “第三空间中少数民族裔身份的建构——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小川乐的《欧巴桑》”, 《山东社会科学》(08): 96-99。
- [Fa Xiaoying (2011). “The 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Identity in the Third Space: A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f Joy Kogawa’s *Obasan*.”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08): 96-99.]
- Felman, S., & Laub, D. (1992).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Taylor & Francis.
- Halbwachs, M. (2020). *On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rman, J. L. (1997).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Basic Books.
- Hirsch, M. (2008).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Poetics today*, 29(1): 103-128.
- 金寿福 (2017):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外国语文》(02): 36-40。
- [Jin Shoufu (2017). On Jan Assmann’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02): 36-40.]
- Kogawa, J. (1994). *Obasan*. Anchor.
- 刘宇屏 (2018): 《乔伊·小川作品〈伯母〉中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 学位论文。
- [Liu Yuping (2018). *A Study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oy Kogawa’s Work Obasa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Niiya, B. (Ed.) (1993). *Japanese American History: An A-to-Z reference from 1868 to the present*. VNR AG.
- Roy, P. E. (2011). *The Oriental Question: Consolidating a White Man’s Province, 1914-41*. UBC Press.
- Squire, L. R. (2004). Memory Systems of the Brain: A Brief History and Current Perspective.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82(3): 171-177.
- Sugiman, P. (2004). Memories of Internment: Narrating Japanese Canadian Women’s Life Storie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359-388.
- 叶蔚春 (2018): 《文化记忆：从创伤到认同》, 福建师范大学, 学位论文。
- [Ye Weichun (2018). *Cultural Memory: From Trauma to Identit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Yehuda, R., & Lehrner, A. (2018).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Effects: Putative Role of Epigenetic Mechanisms”. *World Psychiatry* (3): 243-257.